



Wuthering Heights

呼啸山庄

(英) 勃朗特◎著 王芳◎译



(全译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呼啸山庄

(英) 勃朗特 著

王 芳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啸山庄 / (英)勃朗特 (Bronte, E.) 著; 王芳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500-0736-9

I. ①呼… II. ①勃…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0286 号

HUXIAOSHANZHUANG

呼 啸 山 庄

(英)勃朗特 著 王芳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 云
美术编辑 松 雪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1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0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736-9
定 价 31.00 元

赣版权登记 05-2013-30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呼啸山庄》是世界十大小说名作之一，同时也是一部颇具人性深度的爱情经典。自从小说问世以来，它已经以其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撼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

小说作者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与姐姐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作者）、妹妹安妮·勃朗特一起驰名文坛，并称“勃朗特三姐妹”。

希克厉是呼啸山庄主人收养的一个弃儿，他与庄园小姐凯瑟琳互相吸引、情趣相投，产生炽烈的爱情。但出于世俗考虑，凯瑟琳仍然决定嫁给画眉田庄的主人林敦少爷。最强烈的爱转为最强烈的恨，希克厉愤然出走，三年后归来着手复仇：他引诱凯瑟琳的哥哥挥霍堕落，夺取了他的财产；他娶林敦的妹妹为妻，又百般虐待她，直至她死亡；十几年后，他又强迫林敦的女儿与自己生命垂危的儿子成婚……复仇结束了，他也在郁郁之中无疾而终，而下一代人——小欧肖与小凯瑟琳，却化恨为爱，开始了他们甜蜜的爱情生活。

二〇一三年十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7
第四章	30
第五章	38
第六章	42
第七章	49
第八章	60
第九章	69
第十章	86
第十一章	104
第十二章	116
第十三章	129
第十四章	141
第十五章	149
第十六章	157
第十七章	162
第十八章	179
第十九章	189
第二十章	194
第二十一章	201
第二十二章	218

第二十三章	225
第二十四章	234
第二十五章	245
第二十六章	249
第二十七章	254
第二十八章	267
第二十九章	275
第三十章	282
第三十一章	289
第三十二章	296
第三十三章	308
第三十四章	318

第一章

一八〇一年——

我去我的房东那儿作客，现在刚回来。我的这位邻居很孤单，以后肯定要经常和他来往。应该说这还不是一个很美丽的乡村！我不敢相信在全英国还能找到任何一个像这儿的'地方，完全脱离了外面喧闹的世界。真是一个厌世者的理想家园呀！我和希克厉先生两个人，恰好是挺般配的一对儿，一起欣赏这一片荒凉的景观。不可多得的人啊！他怎么会知道我对他产生的赤诚感情呢——我骑着马走上前，看到那双黑亮的眼珠在他的双眉下面闪烁着怀疑的神色；而等我报上姓名的时候，他的手指向背心口袋里插得更深，明显没有跟人打交道的意思。

“是希克厉先生吗？”我问。

他只是点了一下头，就算作回答。

“先生，我是你新到的租户——洛克乌。我刚到这儿，立刻就找时间来看您了，为了向您表达我对您的诚意，我一再地请求租下画眉田庄，没有给您带来什么不便吧？昨天听说您准备——”

“先生，画眉田庄是属于我的，”他很快地阻止了我的谈话，“只要我能做到，我是不会让别人来给我制造麻烦的。进来！”

他说的这一声“进来！”，是充满憎恨的、凶恶的，似乎有一种“去你妈的！”的语气在里边。紧靠着他的那个栅栏，对他所发出的这句话也没什么反应。我估计就是这样的情景促使我接受了这个邀请。这个人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来他的矜持和难以接近远远超出了我。

看到我的马的胸膛几乎要撞上了栅栏，还算可以，他伸出手替我打开了链子，很不情愿地领着我走上了铺道。我们刚进院子，他就喊：

“约瑟夫，过来把洛克乌先生的马牵走，再送一点酒来！”

“这大概就是这一家大小仆役的全部吧。”在听了 he 连下的这两个命令后，我心中这样想道，“这样看来，石板缝中长着青草，由牛羊来‘修剪’树篱似乎也不足为奇了。”

约瑟夫看起来有点儿年纪了，不过，应该说是一个老头儿了，也可能已经相当老了，尽管看着还很硬朗。当他把马从我手中接过去的时候，愤愤不平地嘀咕着：“老天爷慈悲些吧！”一边说，还一边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让我心怀善意地猜测：他应该借助上帝的力量来消化肚子里那顿刚吃的中饭吧，所以他那声虔诚的祷告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呼啸山庄——这是希克厉先生寓所的名字。“呼啸”这个词在当地产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的。它用来形容在大自然的坏脾气发作的时候，这座山庄所要经受的风雨的呼啸肆虐。当然，一年一年的在这儿住着，是不用为空气的清新惬意发愁的。只要往庄园尽头的那几棵无精打采、歪歪斜斜的枞树上看一眼，再看一下那向一边倾斜的枯瘦的荆棘（它们似乎在伸着手向太阳乞求施舍），你或许就能感觉到那迅猛的从山那边刮过来的北风。还好，那时修建这房子的时候，建筑师早有预见，建造得非常牢固——窗子深深地缩在墙壁里面，很狭窄，在两边的墙角处还有凸起来的大石块起掩护作用。

趁着还没有踏进门槛，我停下来仰望了一下那些稀奇古怪的石刻，它们都刻在住宅的正面，尤其是在大门周围，有很多。我从大门顶端，那些已经斑驳陆离、细细密密的三不像怪兽和不知羞的孩子们^①当中，依稀看出了“一五〇〇”这个年号，另外还有一个名字，

① 这里指不穿衣服的小天使。

它是“哈里顿·欧肖”。本来我还想说几句感叹的话，还打算请这位板着面孔的主人讲一下庄园的简史，可是一看到他在门口摆着的那副架式，很明显是要我赶紧进去，不然的话，就立马回去。我还不想没进门儿，就让主人讨厌，使他更加厌烦。

我们刚抬起脚就来到了起居室，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外间和穿堂。这儿的人一般都把这间屋子当作“正屋”，它往往还包括厨房和客厅。不过我认为在呼啸山庄里那厨房肯定是被排挤到别的地方了——最起码，有说话的声音从最里头传过来，另外还有盆罐相互碰击的声音；而且在壁炉的周围，看不到有烘烤、烹炖等的痕迹，也不见有铜锅或者滤器等东西挂在墙上发出光亮。不过从房间的另一头倒是散发出了光亮和热气，看着挺有生气；那是一口橡木大碗橱，放着的白瓷盆子不知有多少，一排又一排，其间还夹杂着一些银壶、银杯之类的，一直擦到了屋顶。这口橱子永远是敞开着的，它的整个布局（只有一个木架子，上面放着麦饼、牛腿、羊肉、火腿，挡住了它一点儿）总是让人看得一清二楚。有几支劣质的旧枪和一对马拴放在壁炉上面，还有三个涂着艳丽的油漆的茶叶罐，整整齐齐地摆在壁架上，当作装饰品吧。地板上铺的白石非常光亮，简陋的高背椅上涂着绿漆；黑暗处还有一两只古老笨重的黑椅子。有一只很大的褐色的母猎狗躺在碗橱底下的圆拱里，它身边还围着一群尖声叫唤的狗雏；另外，在别的地方也还有狗。

这种房子和这种摆设本来是没有一点奇特之处的——如果主人是生着一副倔强的面孔，有一双结实粗壮的腿（假如再穿着短裤，绑上腿，那就更好），这样一个典型的北方庄稼汉的话。只要你挑的时间是刚吃过了饭，在这方圆五六英里的山区内，到处可以发现这样的人，坐在交椅里，再在他面前的圆桌上摆上一大杯飘着泡沫的麦酒。

但是，拿希克厉先生和他的居所以及生活方式相比，那就很奇怪。从相貌看，他像一个黑皮肤的吉卜赛人；从衣着和行为看，他又像一个绅士——就是乡村中那些地主式的绅士，或者也可以说穿戴并

不整齐，不过不一定就让人看着不舒服，因为他的个子很有型儿，挺拔。他沉着一张脸，这样很可能让人觉得他傲慢，并且有点儿缺乏教养。

我还是理解他，似乎感情上有相通之处，觉得压根儿不是这样。我本能地感到他之所以矜持，是因为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卖弄情感，讨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热暧昧。他的爱与恨全藏在心底；并且认为如果再叫别人来爱他，恨他，那简直就是丢人现眼。

不，我是有点儿离谱了——我只是在按照自己的性格在他身上作推理。也许在希克厉先生的身上有截然不同的原因，使得他在有人想和他做朋友时，手一个劲往后缩；但跟我这样的原因却完全不同。我希望我这种性格是很与众不同、少有的。我亲爱的母亲总说我永远也不会拥有温馨的家庭；不出她所料，在去年夏天得到了证明，我压根没有资格去拥有。

当时我在海边享受了整整一个月的宜人的天气，没想到邂逅了一个迷人的姑娘——她在我的眼中，跟一个天仙一样，此刻她还没有搭理我，在我心目中她一直是这样。我从不曾把自己的爱慕讲出去，不过眼神是可以传递情意的，即使傻子也能看出我彻底地坠入了爱河中。后来，她明白了我的爱慕之情，给我送了一个秋波——啊，你就自己去想那个甜蜜劲儿吧！可是我该如何行动呢？提起来真没面子，我像蜗牛似的漠然地缩了回去；那姑娘越是看我，我就越淡漠、越藏得更深。这个天真的姑娘真是可怜，最后她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以为自己出了丑，羞窘难当，硬是催着她妈妈带着她赶紧走掉了。

就因为这种奇怪的性格，别人都说我薄情寡义。只有我自己清楚这种由误会带来的冤屈。

我坐在了壁炉旁边的那张椅子上，主人则在我对面。俩人都没有话讲，我就想触摸一下那只母狗。那只母狗从它的那窝小宝贝身边走开，像一只狼一样潜到我的小腿后，嘟着嘴，还有口水从白色的牙齿上淌下来，恨不得咬人一口似的。

我的抚摸使它喉咙里发出一阵叫声。

“你最好还是不要理这狗，”和着狗的叫声希克厉先生也在怒吼；一边又一顿脚，制止住了下面发出来的更加猛烈的叫声。“它没有被宠的习惯——我养的又不是猫儿。”

他大步跨到门那儿，叫道：“约瑟夫！”

约瑟夫正待在地下室里，不知道嘟哝了几句什么，但却没有要上来的意思；主人不得已就亲自钻下去找他了，只剩下了我和那条凶恶的像母夜叉似的狗，四目对视。它，还有其他凶恶的狗（蓬毛的守羊狗），全在眼皮都不眨一下地监视着我。

我并不想和它们的牙齿交锋，于是只好规矩地坐在那儿。但是不幸的是，我以为它们不会懂，想暗暗地逗弄一下它们，就冲着这三只狗挤弄眼睛做起鬼脸来。没想到竟然激怒了那位狗太太，它马上蹿了起来，直抵我的膝盖；我急忙把它挡了回去，拉过一张桌子搁在中间。

这样一来，众狗都被惹火了。大小不等、年龄不一的六七个四条腿的东西，全部蜂拥着从不显眼的洞穴中蹿了出来，它们的目标很一致。我感到我被集中进攻的是脚后跟和上衣的周围；忙乱中我边挥动拔火罐击打那几个大的，边不得已地大声求救，呼唤家人赶紧来收拾残局。

最让人生气的是希克厉先生和他的仆人，竟然还有条不紊地一阶一阶地爬地下室。虽然壁炉这边乱得不可开交，又叫又咬的，但是这两位脚步让我觉得丝毫没有加快。

幸亏这时从厨房那边过来一个人——一个相当结实的女人，她光着两臂，两颊红红的，袍子高高卷起，手持一只煎锅跑到了我们中间。她就用这个武器以及她的舌头，竟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瞬间，那场如暴风雨般的剧烈场面被镇压下去了。她主人到来的时候，现场已经只有一个人了，她急促地喘着粗气，简直就像被暴风袭过的海面。

“该死的，究竟怎么了？”他问，并且使劲地瞪我。我遇到这么无礼的待遇，还要再忍受别人的白眼，真是让人难以忍受。

“对，真是该死！”我嘀咕着，“即使被恶魔缠身的猪^①发起狂来，也比不上你家里的这一帮畜生啊，先生。这样你还不如让一个生客单独跟一群恶虎待在一起呢。”

“没人招惹它们，它们是不会生事的。”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把酒瓶放到我跟前，又把桌子挪回到原来的地方。“狗本来就是用来看家的嘛。喝酒吧？”

“不，谢谢。”

“没有被咬着吧？”

“如果咬了的话，我非要给这咬人的东西留下脱不掉的纪念的。”

希克厉的嘴咧开了，紧板着的脸上竟露出了一丝笑意。

“好啦，好啦，”他说，“洛克乌先生，是吓着你了。过来，喝上一杯吧。这地方很少有客人到，所以我跟我的那些狗——直说也无妨——真的不知怎么接待才好。先生，祝你身体健康！”

我鞠了一个躬，举着酒杯也给他说了一句祝愿的话。此刻，我也不那么生气了，如果就因为狗的冒犯而生一肚子闷气，那也太可笑，太傻气了。另外，我也不想让这个家伙看我笑话——现在他就正在这么做。

他可能也有了清醒的认识，感觉得罪一个好的租户是不明智的，态度慢慢有些好转，说话也不再那么怠慢了——去掉了那些代词、副词；并且还向着我可能感兴趣的方面提话题——就是目前我要居住的处所的种种利弊。

听了他的谈话，我发现在这方面他懂得很多。对这次拜访我很满意，告辞的时候，我主动提出明天还要来。

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不欢迎我再到他家里。不过我才不管这些呢，我就是要去。很奇怪，跟他比起来，我居然变得喜欢结交朋友了。

① 恶魔缠身的猪：事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VIII，三十一—三十三。

第二章

昨天整个下午是雾气腾腾的，而且还非常冷，我本打算围着壁炉在书房消磨这段时光，不想再踏着泥泞的道路到呼啸山庄去了。

午饭过后，（有必要解释一下，我吃饭的时间是十二点至一点；但这儿的女管家，是一位挺沉稳的太太，总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或者说根本不愿意理解，而在五点钟开饭。我租这房子的时候，她是随房子一块过来的）既然决定不出去了，我就来到了楼上的厨房，却发现一个女仆跪在里面，一把扫帚、一只煤斗放在她的旁边，她正往火炉上堆灰烬，弄得屋子里到处是灰尘。我讨厌这乌烟滚滚的，立马掉头就走。我头上戴着一顶帽子，走了约四英里路，才到了希克厉的花园门口。这时，鹅毛般的雪片开始从天上飘落。幸运的是我躲过了这场大雪。

光秃秃的山顶上，泥土上的黑霜冻了厚厚的一层；寒冷的北风吹得我浑身打战。我无法打开栅栏上的锁链，就跳了过去，跑过醋栗树夹着的石板道，我开始敲门。可是敲了半天也没人应声，手骨都敲疼了，反而惹得那群狗狂吠起来。

“不走运的人！”我心想，“真没有礼貌，对客人如此无礼，活该和你们绝交！我这样的人也不会大白天的插着门。不管那么多——无论如何我也要进去！”

主意拿定，于是我几乎用尽全部力气摇晃那门钮。这时，从谷仓的圆窗里露出了一张约瑟夫的脸，好像正跟谁较劲儿似的。

“干什么呀，你？”他叫喊道，“你要找东家，就从谷仓这边绕过去，他在羊圈里。”

“里边怎么没人开门？”我大声问。

“除了堂客，里边一个人也没有。就算你不要命，敲到半夜，她也不会开的！”

“这为什么，你告诉她是我，不行吗，约瑟夫？”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管呢！”嘟囔着他又重新缩了回去。

雪越来越大了。我抓住门钮，试图再做努力，这时，从后院走来一个小伙子，他肩上扛着叉耙，赤着上身。他让我跟着他走。走过了洗衣间，还有那铺着石子的场地（这儿有一间储藏煤的屋子，还放着抽水机和鸽子棚），最后总算进入了那间舒服暖和的屋子，昨天我也是在这儿接受款待的。

壁炉烧得很旺，里面有煤块、泥炭、木炭，红红的光亮使人感到愉快。桌子已摆好，只等上美味的饭菜了。我有幸在桌子旁边看到了他们的“堂客”，没料到这个家里还有这样的一个人。

我走上前行了个礼，认为她会让我就座。没想到她只看了我一眼，朝后靠了靠，就一动不动了，并且紧闭着嘴巴。

“雪下得好大呀！”我找点儿话说，“希克厉太太，我想是你家的仆人偷懒，真让那门儿受罪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使他们听到。”

她依然保持沉默。我睁大了双眼——她的两眼也直直的；还好，她把目光投在了我身上，但是冰冷冰冷的，使人感到压迫、紧张、不安。

“你坐吧，”那个小伙子开口了，一点儿也不斯文，“他马上就会来。”

我按他说的做了，咳了一声，给那只母狗起名叫“朱诺”^①。再次相见，很荣幸，它冲我摇了摇尾巴，以表示已经相识。

“这狗真漂亮呀！”我又开始说话了，“往后你准备留下那些小狗吗，太太？”

^① 朱诺（Juno）：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天后。

“它们并不属于我。”可爱的女主人回答了我，不过她的答话比起希克厉更厉害。

“哦，这里边一定有你怜爱的了。”我接着又说，转身看那些躺在暗处坐垫上的猫。

“怜爱它们简直不正常！”她显得很是不屑。

哦，天大的错误，那竟是一堆死兔子。我又咳嗽了一声，往壁炉边儿靠了靠，再次讲了一些天气恶劣的话。

“你根本就不该出门。”她边说边站了起来，伸手去拿放在壁炉架上的两个彩色茶叶罐。

原先她坐在背光处，此刻我才看清了她的长相和身材。她很苗条，显然还是个年轻姑娘；她身材很好，再加上小脸长得很秀美，能一睹芳姿真是三生有幸。脸蛋儿很秀气，皮肤是细腻白皙的，头发是浅黄色的，或者应该说是金黄色，垂在她细细的脖颈上，非常蓬松；一双眼睛很是妩媚，暗藏着的笑意让人消受不起。幸亏这眼睛的神气是介于蔑视和绝望之间的，让人觉得非常不协调，所以我那极易动情的心还算比较走运。

她的手拿不到那两个茶叶罐；我就想帮她拿。没想到她转过身来很戒备地看着我，简直像一个守财奴对着来帮他数金子的人。

“我不需要你帮，”她很干脆地拒绝了我，“我自己可以拿。”

“哦，对不起。”我赶紧说。

“你是受到邀请来喝茶的吗？”她问道，她在光亮的黑袍子上加了一条围裙，手中拿着茶叶，却不往壶里放。

“能喝上一杯热茶简直太棒了。”我说。

“你受到邀请了吗？”她又问。

“没有，”我笑着说，“你来请我不挺好吗？”

她把茶叶又放了回去，勺子也摔在了一边，回到位子上，似乎有点生气。她皱着眉，撅着嘴，就像一个要哭的孩子。

这时，那小伙子穿了一件非常破旧的上衣，站在壁炉前烤火；他

瞧我的那眼神，简直让人觉得我们俩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仆人。从他的衣着、讲话方面看，非常粗俗，没有一点儿在希克厉先生和他太太身上所看到的优越感。他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乱作一团；满脸胡子拉碴；手是典型的做苦工人的手，非常黑。不过，他的态度很怠慢，可以说目中无人，在女主人面前也没有一般仆人样子。

无法确定出他的身份，所以我想最好还是别管他那怪怪的行为。五分钟过后，希克厉终于来了，让我稍微轻松了一些。

“先生，我说来就一定会来的！”我故作兴奋地叫道，“看来大雪要把我留在这儿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要在这儿待上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他边说边拍打衣服上的白雪。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在下大雪的日子出来闲逛。你不怕掉进沼泽里吗？熟悉地形的人晚上也会走失的。告诉你，这天气一时半会儿不会变好的。”

“在你的小仆人中可以找一个给我带路的吧，就让他住我那儿，明早再回来——你可以让我先用一下吧？”

“不，不可以。”

“哦，真没办法，那就只好凭我的机智了。”

“嘿嘿！”

“你泡茶了吗？”那个衣着破旧的小伙子问道，凶巴巴的目光掠过我投在了那年轻的女主人身上。

“有他的吗？”她问希克厉。

“快上茶吧，别说那么多了。”他的回答粗鲁得让我吃惊。这样的腔调显然是因为坏脾气。我决定不把希克厉当罕有的男子汉了。

备好茶后，他说：“好了，先生，搬过椅子到这边来。”这算作对我的邀请吧。

就这样我们围着桌子一块坐了下来，其中也有那个野小子。大家都喝茶，沉默不作声。

我想如果这份不愉快是因为我的话，那我应该赶走它。大家不能一直一声不响，耷拉着脸坐着吧；他们这会儿眉头紧锁，不过脾气再恶劣，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这样吧。

“真有点儿怪，”我喝第二杯茶的时候开始说话——“真是怪，日常养成的习惯对我们的影响是那么大；希克厉先生，肯定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这种封闭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呢；不过我可以说不，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生活，再加上美丽的女主人日夜呵护着你的心灵——”

“我美丽的女主人！”他制止我继续说下去，脸上闪现的笑容简直恐怖，“我美丽的女主人在哪儿呢？”

“是希克厉夫人，你太太——我是说。”

“对了，你的意思是说，虽然她的身体不存在了，但灵魂却像天使一样保护着我，为呼啸山庄的命运祝福。是这样吗？”

我知道说错话了，就想挽回。我应该发现俩人年龄的悬殊，不大可能是夫妻。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是很理智很成熟的，这时他就不再幻想女孩子会因为爱而嫁给他——美梦是等我们年老时品味的。那一位看起来还不足十七岁呢。

忽然我有个念头一闪，我旁边那个捧着杯子喝茶，用脏手抓面包的粗汉子，会是她丈夫？毫无疑问，他就是小希克厉了。嫁到这儿来跟被活埋了有什么区别呢？轻率地嫁了这样一个糟糕的人，可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优秀的人吧！真可惜！我得注意一些，免得让她后悔自己的婚姻。

最后的想法真有点自我欣赏。不是这样的。我旁边的那位，看一眼就让人觉得生厌；而按照以往的惯例，我知道自己还是蛮受欢迎的。

“希克厉太太是我儿媳妇。”希克厉先生说，果然我想得没错。他边说，边扭头看了她一眼，与平常不同，这是带着怨恨的目光，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他生来就是一副蛮横的面孔，不像别人那样表情反映了心里的想法。